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六

雍也第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及仁知中庸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以次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

疏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正義曰此章稱弟子冉雍之德行南面謂諸侯也言冉雍有德行堪任為諸侯治理一國者也

桑伯子

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

子曰可也簡

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仲弓

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

則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包曰伯子之簡大簡

子曰雍之

言然疏

仲弓至言然。正義曰此章明行簡之法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冉雍字也問子桑伯子其大德

行何如子曰可也簡者子為仲弓述子桑伯子之德行也簡略也言其人可也以甘行能寬略故也仲弓曰居敬而行

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者仲弓因辨簡之可也言若居身而
蕭而行寬略以臨其下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居簡而行簡
無乃太簡乎者言居身寬略而行又寬略乃太簡也則子桑
伯子之言是故曰然也子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書
傳無見不知何人也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此註及下包氏
皆唯言伯子而已鄭以左傳秦有公哀公問弟子孰為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不幸短命死矣今則二未聞好學者也
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貳過者移也怒當
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一有不善未嘗復行
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德之公問弟子孰為好學者會君哀
公問於孔子曰弟子之中誰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也則二未聞好學者也者孔子
對哀公曰有弟子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也人皆
違理顏回任道怒不貳過也當其理不移易不遷怒也人皆
有過惟改顏回有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事應失而得曰幸應得而失曰不幸惡人橫天則誰其
頌曰以德行著名應得壽考而反二十九髮盡曰三十二而
卒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亡無也言今則無好學者矣未幾而
有好學者也○註凡人至復行○正義曰云凡人任情喜怒
遠理者言凡常之人信任邪情恣其喜怒遠於分理也云聞
回任道怒不貳過者言顏回好學既深信用至道故怒不過
其分理也云有不善未嘗復行者周易下繫辭文彼云子曰
顏氏之子其死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韓康伯註云在理則味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
有不善得之於貳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引之以證
不貳過也此稱其好學而言不遷怒貳過者以不遷怒貳過
由於學問既篤任道而行故舉以言焉以明好學之深也一
日以哀公遷怒貳過而孔子因以諷諫
子曰與之父孟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請益曰與之庾
包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曰子六斛曰秉子曰
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多心不繼富

鄭曰非冉有與之大多

疏

子華至繼富。正義曰此章論君子當賑窮周急子

華使於齊者弟子公西赤字子華時仕魯為魯使適於齊也冉子為其母請粟者冉子即冉有也為其子華之母請粟於夫子言其子出使而家貧也子曰與之釜者夫子令與粟六斗四升也請益者冉有嫌其粟少故更請益之曰與之庚者夫子令益與十六斗也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冉有終以為少故自與粟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此孔子非冉有與之大多也亦子華各適性也言子華使往齊國乘駕肥馬衣著輕裘則是富也富則毋不闕粟吾嘗聞之君子當周救人之窮急不繼富於富有今子華家富而多與之粟則是繼富故非之也。註為曰至曰釜。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六斗四升曰釜者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斗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杜註云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註包曰十六斗曰庾馬曰十六斛曰秉。正義曰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為籩者今文籩為是更逾籩其數同故知然也。

原思為之宰

子曰弟

原字也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

與之粟九百辭

子曰九百九百

曰母

得當受無讓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鄭曰五家

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疏

原思至黃子。正義曰此章明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黨

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者孔子與之粟九百斗原思辭讓不受子曰與爾鄰里鄉黨乎者言於己

有餘可分與爾鄰里鄉黨之人亦不可辭也。註包曰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云孔子為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者出家云孔子由中都宰為司

空由司空為司寇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憲為家采邑之宰也。註鄭曰至為黨正義曰云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者地官遂人職文案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

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知萬二

千五百家為黨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

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雜文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

雖欲以其所生也而不用山川

不善不害於子之美疏子謂至舍諸○正義曰此章復謂

子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雜文曰聖人而行不善故也

子謂仲弓曰警若雜文之舉牛生絀赤且角周正之子中

言仲弓父雖不善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

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疏子謂至舍諸○正義曰此章復謂

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曰果謂

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

也與曰求也藝孔曰藝謂於從政乎何有疏

仲由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不善不害於子之美疏子謂至舍諸○正義曰此章復謂

子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雜文曰聖人而行不善故也

子謂仲弓曰警若雜文之舉牛生絀赤且角周正之子中

言仲弓父雖不善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

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疏子謂至舍諸○正義曰此章復謂

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曰果謂

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

也與曰求也藝孔曰藝謂於從政乎何有疏

仲由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由之才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

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者子騫不欲為季氏宰故語使者曰
善為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去之
矣者復重也言如有重來召我者則吾必去之在汶和上
地如齊也。註孔子曰至用之。正義曰云費季氏邑者左傳
也昭十三年南嚮以費畔又公山弗擾以費畔是費也。
註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
萊蕪西南入齊在齊南魯北故曰欲北如齊。伯牛
有疾。子曰伯牛。子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曰牛有惡疾
子從牖執其手也。曰三之。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至言之其
疏。伯牛至疾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痛惜弟子冉耕有德
自牖執其手者自從也。伯牛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問之從
牖執其手也。曰三之者三喪也。喪也。喪也。喪也。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善人也。而有斯疾也。非
人所召故歸之於命。言天命夫斯人也。此善人也。而有此

惡疾也是孔子痛惜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註馬曰伯
牛弟子冉耕。正義曰冉耕字伯牛。鄭文曰
魯人。註包曰伯牛有惡疾。正義曰
惡疾疾之惡者也。准而子云伯牛癩。子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曰顏淵樂道雖簞食
子曰至回也。正義曰此章歎顏回之賢故曰賢哉回也云
一簞食一瓢飲者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言回家貧唯有一
單飯一瓢飲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言
回居處又在隘陋之巷他人見之不任其憂唯回也不改其
樂道之志不以貧為憂苦也。歎美之甚故又曰賢哉回也。
註孔曰簞筥也。正義曰案鄭註曲禮云圓曰簞方曰筥。然
則簞與筥方圓異而此云簞筥者以其俱用竹為之舉類以曉人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
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疏。冉求曰至女畫。正義曰
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此章勉人學也。冉求曰非

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者弟子冉求言己非不說樂子之道而勤學之但此力不足故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畫者畫止也此孔子責冉求之不說學也言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子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以

其疏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明道小人為儒則以

者皆謂之儒但君子則將以明道小人則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以

則於其才各言女當明道無得於名也子游為武城宰

子曰武城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子曰女得人焉耳乎

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

子曰游至室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正義曰此章明子

游言女在武城得其有德之人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皆謂之儒

臺滅明者此子游對孔子言已所得之人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皆謂之儒

行進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若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皆謂之儒

而毀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皆謂之儒

而毀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皆謂之儒

而毀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皆謂之儒

而毀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皆謂之儒

而毀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皆謂之儒

而毀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皆謂之儒

而毀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皆謂之儒

前進。正義曰云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者案司馬法謀帥篇曰夫前驅啓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即大殿也音相似襄二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寔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見殿在軍後前曰啓也案哀十一年左傳說此事云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師右師舟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人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文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鮀衛大夫也

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知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鮀衛大夫也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正義曰此章言世尚口才也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也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正義曰云祝鮀衛大夫也魚也時世貴之者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臯鼫左傳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實有頌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即子魚也傳又曰及

事陳新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莒文多不載云宋則宋之美人而善淫者案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爲夫人在宋呼之是朝爲宋之美人而善淫也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孔子曰言八立身處功當由疏子曰誰能出不由

道也孔子曰言八立身處功當由疏子曰誰能出不由義曰此章言道爲身之要也言人立身處功當由道也正義曰此章言道爲身之要也言人立身處功當由道也出入更子曰負勝文則野包曰野文勝實則史包曰史者又文實形也後君子包曰形文疏子曰多而實少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實勝文則野者謂人君實則如史官也文實形也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之貌言文章實具相半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之貌言文章實具相半人之生也直自來者以其正直也周之生也幸而

免包曰誣罔正直之道疏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

而亦生者是幸而免幸而免。正義曰此章以

以正直為德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壽終不橫夭者以其

正直故也罔誣罔也言人有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以

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包曰孝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深疏子曰知之者不如

如樂之者。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學道用心深淺之異言

孝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厚也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

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也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疏子曰中人以上

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正義曰此章言按孝之法當審其

才識也詰謂告語上謂上知之所知也人之下中下下也

謂上上中上下中下中下下也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聖人也下下則愚人也皆不可教也其上下中下下下

是上之人也中人中人中人中人中人中人中人中人中人

人以下謂中下下下中下中下中下中下中下中下中下

告語上知之所知也此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以下

以語上也而繁文兩章中人者以其中人可上可下故也

中人若才性稍優則可以語上也性稍劣則不可下故也

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包曰敬鬼問仁曰仁者

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孔曰先勞苦而後疏至仁

矣。正義曰此章明仁知之用也樊遲問知者弟子之

於孔子何為可謂之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知矣者孔子答其為知也言當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恭敬

神而遠之不可謂之知也言當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恭敬

問何為可謂之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者此

其為仁也獲猶得也言為仁者先受勞苦之難而後乃

此所以為仁也子曰知者樂水包曰知者樂水而不知

仁也子曰知者樂水包曰知者樂水而不知仁也

者樂山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知者動仁者

仁者樂山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知者動仁者

仁者樂山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知者動仁者

仁者樂山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知者動仁者

仁者樂山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知者動仁者

仁者樂山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知者動仁者

仁者樂山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知者動仁者

仁者樂山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知者動仁者

仁者樂山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知者動仁者

靜孔曰無知者樂鄭曰智者自役仁者壽包曰性善

疏仁之用三明明知仁之功也知者樂水者樂謂愛好言知

者性好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止也仁者樂山

者動者言知者常務進故動仁者靜者言仁者本無貪欲故

靜知者樂者言知者役用才知成功得志故歡樂也仁者壽

者言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靜故多壽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

至於道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

曾可使如大疏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道行之時疏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

可一變使如於魯魯可一變使如於大道行之時也

子曰

觚不觚

子曰觚不觚

子曰觚不觚

子曰觚不觚

子曰觚不觚

子曰觚不觚

子曰觚不觚

子曰觚不觚

觚言觚者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則不成為觚也故孔子

歎之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人君為政當以道若不得其

道則不成為政也。註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正義曰案特牲禮用三爵二觚四解一角三散是觚為禮器

也異義韋詩為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

當寡以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

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省節為人誇訕也

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也

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

以餉不待名觴此唯言爵觚者略言之也

宰我問曰仁

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

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

設有來告曰井中有仁人焉言仁人墮井也此承告之仁人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意欲極觀仁者憂人樂生之所至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此孔子怪拒之辭逝往也然如是也言何為能使仁者如是自投井乎夫仁人君子但可使往視之耳不可陷入於井言不肯自投從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者唯可欺之使往視不可得罔令自投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 鄭曰弗畔不遠道 **疏**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

此章言君子若博學於先王之遺文復用禮以自檢約則不遠道也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子舊

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 **疏** 子見至厭之。正義曰此章孔子之說誓義可疑焉

子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至衛見此南子意欲曰以說靈公使行治道故也子路不說者子路性剛直未達

孔子之意以為君子當義之舉而孔子乃見淫亂婦人故不說樂夫子矢之者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告誓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者此皆辭也子我我否不也厭棄也言我見南子所不為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再言之者重其誓欲使信之也。註孔曰不說焉。正義曰云孔曰舊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者欲以說靈公使行治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說舊有止解也云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說義可疑焉者安國以為先儒舊說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記世家孔子至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此惟中孔子入門此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此惟中孔子入門此見首夫人自惟中再拜環珮玉聲嗒然孔子曰吾即為弗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天厭之天厭之是子路為子路陳子曰見南子者時不進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子曰見南子者時不進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天命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亂先王 **疏**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矣 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

矣乎民鮮矣矣。正義曰此章言世亂人不能行中庸之德也。中庸謂中和庸常也。鮮罕也。言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其至矣乎。以世亂先王之道廢。故民罕能行此道。又多時矣。非適而今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曰更為子貢曰更近取譬於己皆恕已所及而施之。疏。子貢至也。中庸正義曰此立乎明仁道也。子貢曰於人。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仁而能振濟眾民於患難者此德行何如可以謂之仁人之君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病諸者此孔子言子貢施濟眾何止事於仁謂不啻於仁必也。為聖人乎。然行此事其難堯舜至聖猶病之以為難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言此孔子更為子貢曰。

頁說仁者之行也。方猶道也。言夫仁者已欲立身進德而不可不立他人又能近取譬於己。皆聖人已欲而施之於人。不可不盡勿施於人。可謂仁道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六

十一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七

述而第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大夫好述古事我

疏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正義曰此章記仲丘著述之

謙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老彭魯賢大夫也老彭於

但述脩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

亦爾故云此老彭猶不敢顯言故云竊。註包曰至之耳

正義曰云老彭魯賢大夫者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

名鍾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商年七百歲故以父壽見

出本云姓鍾名鍾在商為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

王弼云老彭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魯世其人有壽七

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云

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者言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

言我亦若若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何有於我哉我獨有之疏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於我哉。正義曰此章仲尼言已不言而記識之學古而心

我哉。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

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四者為憂疏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

孔子憂若脩身也德在脩行學須講習聞義事當從意從之

足也甲申如也天天如也馬曰申申天疏申如也天天

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申申天天

子曰甚矣吾衰也矣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禮也

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禮也

疏子曰甚矣吾衰也矣子曰甚矣吾衰也矣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禮也

則又多時矣吾更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禮也

據於德德成則可據依於仁依於仁者功遊於藝遊於藝者志

疏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志慕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是道

可體故但志慕而已註據於德也德有成形故可據

有而不成形器是謂德業少儀云士依於德遊於藝

子曰三德教國子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

行至德中和之德禮記云德者下之所歸也

也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德
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
建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其德有
形者也夫立身行道唯杖於德故可據也註依倚也仁者
功施於人故可倚。正義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乃謂之
恩被於物亦應之故可倚賴。註藝六藝也周禮保氏云
國子養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書
曰六書六曰九數註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註襄尺并儀也
取過和擊逐水曲過君表舞交闞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
轉音義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
方程數不足旁要也此六者所以飾身耳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矣皆謂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
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
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為禮然此是禮之薄
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其上以包之也
子曰不憤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不憤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不憤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與人言必稱其人心憤口排排乃後發為說之如此則
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
之疏 子曰不憤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心憤口排排乃後發為說之如此則
待其人心憤口排排乃後發為說之如此則
也其說之也略舉一隅以語之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則三
從可知學者當以三隅反類一隅以思之而其人不以三
隅反思其類則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不復重教之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哀感飽食於其側 疏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是無惻隱之心 義曰此章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
得有食饌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
飽以喪者哀感若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痛之心也 子

於是日哭則不歌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疏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義曰此章言孔子於是日聞變或吊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若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瀆於禮容故不為也禮弓曰吊人及是日不樂註引禮文是也

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

子路

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已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孔曰暴虎徒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疏

子謂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行藏與顏淵同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者言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捨隨時行藏不忤於物唯我與彼同有是行夫子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己有勇故發此問曰若子行三軍之事為三軍之將則當誰與同子路意其與已也子曰暴虎馮河

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者空手搏虎為暴虎無舟渡河為馮河言人若暴虎馮河輕死而不追悔者吾不與之同也

此又言行三軍所與之人必須臨事而能戒懼好謀而成者也

成功者吾則與之行三軍之事也所以誘子路使領其勇也

註孔曰大國三軍。正義曰此司馬序官文也。註孔曰暴虎徒馮馮河徒涉。正義曰釋訓文也舍人曰無兵空手

持之事也。曰空手執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鄭曰

無舟。詩傳云馮陵也然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

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古人之道。疏。子曰富而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正義曰此章孔

子言已修德好道不詭求富貴也言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

脩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

如不可求則當從吾所好者古人之道也。註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正義曰案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王出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云趨。趨而

此三者人所不能慎

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職也子之所慎齋戰疾

而夫子獨能慎之疏章記孔子所慎之行也將祭散齋

七日致齋三日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之左

傳曰皆陳曰戰失兵凶戰危不必其勝重其民命固當慎之

君子戰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則慎其藥齊以治子之在齊聞

之此三者凡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

韶三月不知肉味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

為樂之至於斯也王曰為作也不圖作疏也○正義

曰此章孔子美韶樂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者韶樂

樂名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三月不知肉味而不

知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者圖謀度也為作也斯此也

謂此齊也言我不意度作韶樂乃至於此齊也○註三曰至

於此齊○正義曰云為作也者釋言云作造為也互相訓故

云為作也云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者言不意作此韶樂

至於齊也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樂之情

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

有曰夫子為衛君乎鄭曰為衛君也衛君者謂衛侯也衛

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衛侯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鞅不乎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有

乎出曰夫子不為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

美疏冉有至為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崇仁也冉有

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輒即蒯瞶之子也後晉趙

鞅納蒯瞶於戚城衛侯石曼姑帥師圍之子而拒父惡行之甚

時孔子在衛為輒所賓禮人疑孔子助輒故冉有言問其友

曰夫子之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承冉有

之問其意亦未決故諾其言我將入問夫子庶知其助不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問孔子辭也伯夷叔齊孤

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僻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有曰夫子為衛君乎鄭曰為衛君也衛君者謂衛侯也衛

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衛侯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鞅不乎

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有

乎出曰夫子不為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

美疏冉有至為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崇仁也冉有

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輒即蒯瞶之子也後晉趙

鞅納蒯瞶於戚城衛侯石曼姑帥師圍之子而拒父惡行之甚

時孔子在衛為輒所賓禮人疑孔子助輒故冉有言問其友

曰夫子之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承冉有

之問其意亦未決故諾其言我將入問夫子庶知其助不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問孔子辭也伯夷叔齊孤

竹君之二子兄弟... 言夷齊為是夫子若助衛君應言夷齊為非故入問曰伯夷... 於饑死得無怨恨邪所以復問此者子貢意言若夫子不助... 何怨者此孔子答言不怨也初心國求為仁也君子身... 出曰夫子不為也者子貢既問而出見將有而告之曰夫子... 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註鄭曰至不乎。正義曰云衛... 靈公逐太子蒯聵者宋左傳定十四年... 南子不能而出奔宋是也云公樂而立孫... 曰身衛靈公卒夫入曰命公子... 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共之... 乃立鮮是也云後晉趙鞅納... 文也云衛石曼姑師圍之者... 曼姑師師圍之者春秋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 國威是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

其中矣

孔子曰疏食菜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

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

疏

此章記孔子樂道而

不義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 食菜食也肱臂也言己飯菜食飲水寢則曲肱而枕之... 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雖人之... 欲若富貴而以此不義者於我如浮雲言非已之有也

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

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 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矣。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 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已... 通於矣。註易窮至大過。正義曰云窮理盡性... 命者為政篇文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 矣者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 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子以知天命終始

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則能避凶之吉而無過咎
謙不敢自言盡無其過故但言可以無大過矣
子所雅

言孔曰雅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

然後義全故不可有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音

所諱避之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也此三者先王典

法臨文教學讀之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

不背文誦但記其指周旋執而行葉公問孔子於子

路子路不對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子曰

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疏葉公至云爾。正義曰此章記子

子路不對者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問孔子於子

其為人志行於子路子路未知所以答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

聞子路不能答故教之奚何也言女何不曰其孔子之為人

也發憤嗜學而忘食樂道以忘憂不覺老之將至云爾乎。
註孔口至以答。正義曰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

借稱公者據左傳出本文也名諸梁字子高子曰我非生
為葉縣尹楚子借稱王故縣尹皆借稱公也

而不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鄭曰善此疏子曰

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

愚人以己為生知而不可學故告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但

愛好古道敏疾子不語怪力亂神王曰怪怪異也力謂

求學而不知之也疏子不語怪力亂神若真盪舟鳥獲舉示

約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疏子不語怪力亂神

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疏。正義曰此章記

夫子為教不道無益之事怪異也力謂若真盪舟鳥獲舉

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

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

正斷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此

鳥獲舉千鈞。正義曰鳥獲古之有力子曰三人行必

人三十斤為鈞言能舉三萬斤之重也子曰三人行必

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之君云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德之君斯亦可矣亡而為
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相矣者此明時無常德也
無地時既濤濤率皆虛焉以無為有將虛作盈內實
而外為奢泰行既如此難可名之為有常也
子釣

而不網弋不射宿
絕流以綴繫釣羅屬著網弋綴射也

宿宿
疏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仁也

子但釣而不網是其仁也弋綴射也宿宿鳥也夫子雖為弋

射但晝日為之不夜射栖鳥也為其欺暗必中且驚眾也

註孔曰至宿鳥。正義曰云釣者一竿釣網者為大網以橫

絕流以綴繫釣羅屬著網者此註文句交互故少難解耳若

其次序應云釣者一竿釣以綴繫釣網者為大網以橫絕流

羅屬著網也綴即線也釣謂釣也謂以一竹竿用線繫釣而

取魚也羅細網也謂以繩為大網用網以屬著此網施之水

中橫絕流以取魚舉網則提其網也云弋綴射也者夏官司

弓矢云矰矢矰用諸弋射註云結綴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弗

矢象焉矰之言矰也二音皆可以弋飛鳥矰羅之也然子

則綴射謂以綴繫矢而射也疏云綴謂生絲為繩也

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曰時人有穿

然以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 於天生知之者 疏子曰至次也。正義曰此章言

之者我無是也者善時人蓋有不知理道穿鑿妄作篇籍者

我即無此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者言人若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擇善而志之能如此

者比天生知之可以為次也言此者所以戒人不為穿鑿互

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

童子來見孔子門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人怪孔子見之 甚 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 人絜己以進與其

絜也不保其往也 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絜而來

疏 互鄉至往也。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也互鄉難與

言童子見門人惑者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

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琳公云此互
鄉難與言童子見入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
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者孔子以門人怪已故以言語之言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
其退也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其乎人黎己以進與其黎
也不保其往也者往猶去也言人若虛己自黎而來當與之
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夫去後之行者謂往前之行今已過
去顧歎云往謂前日之行夫又之為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
終先迷後得教誨之道黎則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
疏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而
斯仁至矣包曰仁道不遠行即是我欲行仁即斯仁至矣是不遠也
不遠行之即是故曰仁道豈遠乎哉
我欲行仁即斯仁至矣是不遠也
禮乎大夫昭公魯昭公
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
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若君子亦黨乎君
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

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姬
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巫

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曰以

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

疏

陳司至知之正義曰此章記孔
子諱國惡之禮也陳司敗問昭

人道也故受以為過
公知禮乎者陳大夫為司寇之官舊聞魯昭公有違禮之事
故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者若言昭公知禮也
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若君子亦黨乎君
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而進之問曰我聞君子不阿黨今孔子言昭公知禮孰不
子亦有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
知禮者孰誰也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
姬為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孟子若以魯君昭公而為知禮
又誰不知禮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者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孔子也孔子初言昭公知禮是諱
國惡也諱國惡禮也但聖人道也故受以為過言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也
註司敗官名陳大夫正義曰文十一年
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此云
司敗也傳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此云

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楚同此名也。註孔曰至孟
子正義曰云巫馬期弟子名施者史記弟子傳云巫馬施字
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鄭云魯人也云魯吳俱姬姓者魯周
公之後吳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云禮同姓不昏者曲禮
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六傳曰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
然也云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而諱曰孟子者案春秋哀十二
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此
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
記云魯春秋云夫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
孟子卒及仲生脩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
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出也魯春秋去夫之姓曰
吳季以此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冊若娶齊
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
至自吳同姓不得細細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
是法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生脩春秋以犯禮與著全
去其文故經無其事也。註孔曰至為過二義曰云諱國惡
禮也者僖元年左傳文也。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
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是君親之惡務於欲
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杜預曰有時而驥之則可也

正以者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為之定制言若正
為後法者每事皆諱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
可與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
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為諱
惡者諱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為出教也云聖人道
教受以為過者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之禮聖人之道
故受以為過也我若云孔子得巫馬期之言稱已名云是已
率受以為過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
我若云知禮若使司敗不譏我則千載之後遂求信我言用
昭公所行為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則非諱
受以為過則後人不諱故我所以為幸也。結協云諱則非諱
若受以為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歸司敗之問則
諱言以為諱今苟將明其義故歸之言為合禮也。子與人
苟曰合禮則不為黨矣若不愛過則何禮之有乎。子與人

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樂其善故使重

疏

與子

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正義曰此章明孔子重於
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其人歌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
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無者德也
文者

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身爲君子疏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

已未能也疏得。正義曰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莫無也

於人但猶如常人也躬身也言身爲君子已未能也

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疏子曰孔子謙不

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

弟子不能學也疏子曰至學也

亦記孔子之謙德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聖與仁

人行之大者也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抽爲之不厭誨人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抽語辭爲猶學也孔子言已學先

王之道不厭教誨於人不倦位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曰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者公西華聞孔子云學之不厭誨人不

倦故答於孔子曰正如所言不厭不倦之二事弟子猶不

聖乎疏子曰有諸言

子疾病子路請禱疏子曰有諸言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此禱請於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身爲君子疏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

已未能也疏得。正義曰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莫無也

於人但猶如常人也躬身也言身爲君子已未能也

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疏子曰孔子謙不

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

弟子不能學也疏子曰至學也

亦記孔子之謙德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聖與仁

人行之大者也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抽爲之不厭誨人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抽語辭爲猶學也孔子言已學先

王之道不厭教誨於人不倦位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曰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者公西華聞孔子云學之不厭誨人不

倦故答於孔子曰正如所言不厭不倦之二事弟子猶不

聖乎疏子曰有諸言

子疾病子路請禱疏子曰有諸言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此禱請於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鬼神之事疏子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長威威疏言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威威。正義曰此章
多憂懼也。君子內省不疚故心貌坦蕩。小人長威威。正義曰此章
蕩然寬廣也。小人好為各過故多憂懼。子溫而厲威
而不猛恭而安。疏義曰此章說孔子體貌也。言孔子
體貌溫和而能嚴正儻然人望而畏之而無剛暴驕
而能安泰此皆與常度相反若卑隨讓之元德也他人不能
效託之地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七



卷之四